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六輯

102
2681
104

平定三逆方略

(全)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二八四種

平定三逆方略

平定三逆方略 目錄

提要	(一)
卷一	(三)
卷二	(七)
卷三	(二七)
卷四	(三七)
卷五	(四三)
卷六	(五五)
卷七	(五九)
卷八	(六七)
卷九	(七五)
卷十	(八三)
卷十一	(九一)
卷十二	(一〇一)
卷十三	(一一)

卷十四	(三)
卷十五	(三一)
卷十六	(三二)
卷十七	(三三)
卷十八	(三四)
卷十九	(三五)
卷二十	(三六)
卷二十一	(三七)
卷二十二	(三八)
卷二十三	(三九)
卷二十四	(三〇)
卷二十五	(三一)
卷二十六	(三二)
卷二十七	(三三)
卷二十八	(三四)
卷二十九	(三五)

卷三十	(三三)
卷三十一	(二三九)
卷三十二	(二四七)
卷三十三	(二五五)
卷三十四	(二五九)
卷三十五	(二六五)
卷三十六	(二七五)
卷三十七	(二八七)
卷三十八	(二九五)
卷三十九	(三〇五)
卷四十	(三一七)
卷四十一	(三二三)
卷四十二	(三三一)
卷四十三	(三四一)
卷四十四	(三四九)
卷四十五	(三五七)

卷四十六	(三五)
卷四十七	(三七三)
卷四十八	(三八三)
卷四十九	(三九一)
卷五十	(三九七)
卷五十一	(四十)
卷五十二	(四一)
卷五十三	(四一九)
卷五十四	(四二七)
卷五十五	(四三中)
卷五十六	(四四五)
卷五十七	(四五一)
卷五十八	(四五九)
卷五十九	(四五五)
卷六十	(四七三)

平定三逆方略提要

臣等謹案：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康熙二十一年奉詔修纂，恭紀平定逆藩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事。敬考實錄以大學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黃機、吳正治爲總裁官，內閣學士阿蘭泰、達岱、張玉書、翰林院掌院學士牛鈕爲副總裁官；其承纂銜名則原書未載，莫能詳也。仰惟我聖祖仁皇帝神武天授，統壹寰宇。是時平西王吳三桂封藩雲貴、平南王尚可喜封藩廣東、靖南王耿精忠封藩福建，恃恩驕恣，日形跋扈；康熙十二年，因其自乞移藩，詔允所請，逆謀旣伐。是年十一月，三桂舉兵反，直窺湖廣；乃遣將馳赴荊州、進據常德，以遏賊勢。復簡八旗勁旅，命將總統，隨機剿禦。其明年三月，耿精忠亦據福建反；而尚可喜子之信迫其父從賊，可喜憤死，之信遂遙爲煽附：閩、粵郡縣，並時騷動。於是分遣諸將、指授方略，撫剿並施，以次戡定。三桂旋伏冥誅，逆孫世璠尚踞滇中拒命；而耿精忠歸正，自請入朝，旋訊得其通賊反覆狀，磔於市。尚之信雖嘗歸正，而心懷兩端；鞠實賜死，廣東平。逮二十年十月，大兵攻圍雲南省城，世璠惶懼自殺，其屬悉以衆降；乃戮世璠首，獻馘京師，雲南平。用兵甫八年，三逆悉已掃蕩；集勳之速、耆定之隆，亘古未覩也。是編告成年月，實錄亦未載。惟恭載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上諭閣臣曰：爾等所進平定三逆方略四冊，朕已覽畢。其中舛錯頗

多，如王輔臣由雲南援勦總兵官授爲陝西提督，今謂由陝西總兵官陞任。至論贊中援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事，吳三桂非宋功臣可比，乃唐藩鎮之流耳：爾等其酌改之。仰見是書纂輯，悉經聖訓裁定，詳慎成編。是以紀事精審、措詞簡括，於以彰盛烈而昭萬世，洵足媲徽謨典矣。當時未奉刊布，僅有寫本，尊藏大內；令蒙皇上宣示，特命繕錄，編入史庫。臣等校錄之餘，旣欣睹聖祖仁皇帝實兼守成創業之隆，亦彌仰我皇上觀揚光烈之盛云。

乾隆四十八年三月恭校上。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總校官臣陸費墀。

平定三逆方略卷一

恭維皇上御極以來，政教覃敷，恩澤翔洽；薄海內外，罔不率俾。方偃戈鉗甲，以文德懷柔四方；煦嫗生息，休養萬姓：兼容並覆，銷弭孽芽。時一、三藩臣久分閩於外，便藩錫予，異數有加；慮或怙寵而驕盈，深欲保全其終始。因其乞骸之陳請，爰有勞還之簡書；處其田廬、豐其廩餼，道里芻秣之費悉戒於有司，俾歸故鄉，長享茀祿：生民無饋餉之艱，士卒無遠戍之苦。如天之福，甚深甚厚。乃滇逆吳三桂背恩反叛，閩逆耿精忠、粵逆尚之信相繼煽惑；生民荼毒，奄及八年。當是時，兇渠陸梁，鴟張豕突；醜類蔓延，蜂結蟻聚。仰荷天威赫濯，六師四征；戰守機宜，悉從指授：三方竊踞，次第削平。三桂窮蹙，首伏冥殛；精忠、之信既降復謀叛，先後皆伏誅。獨三桂孽孫世璠猶困守一隅，逋誅逆命；至康熙二十年冬十月，大兵平雲南，世璠授首。

十一月，露布至京師，上命宣捷午門，擇日告郊廟社稷，躬謁列祖山陵。念中外軍民勞苦，德音誕敷，鴻恩湛被。諸王、貝勒、大臣暨外藩王等，咸謂功德隆盛，恭請上尊號；皇上謙讓至於再三，未之聽許。御史臣戴王縉因疏言：皇上布昭聖武，削平禍亂；宵旰經營，永清大定。耿光盛烈，曠古罕有。請彙纂成書，昭示無極。疏入，下內閣翰林院集議以聞。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臣覺羅勒德洪等謹議：臣聞歷代紀載功烈，俱有成書。迄今可考者，唐興元間有紀功述，元和間有平蔡錄、平淮記，會昌間有伐叛記；宋建隆間有龍飛日曆，天禧間有聖政記，熙寧間有經武要略；明洪武間將征伐次第彙爲日曆，藏之金匱。彼或借箸臣下，不皆獨斷之功；亦或蠹茲小醜，

有如摧枯之易；猶揭之簡策，炳耀可觀。豈若我皇上神機獨運，掃除大憝；廸履弗靖多方之衆，降滅無遺孽，告厥成功：八載之間，纖毫無遺算。師不宿老，方內乂安；至仁大勇，巍巍超越前代。文之一怒、武之七德，罔不攸兼於茲。茲事體大，顧闕而不書，雖聖德高深而不自居。觀揚，於方將者或無以得其詳，且何以使萬世之爲亂臣賊子者懼。御史臣言良是，臣等昧死以聞。制曰：可。於是，宣付史館。歷次用兵以來平定方略，自康熙癸丑十二年三月始，訖於辛酉二十年。

康熙十二年三月壬午，平南王尙可喜疏請撤兵。可喜世籍遼東，明時爲廣鹿島副將；天聰八年，航海來歸。太宗皇帝招徠遠人，不吝爵賞，遂擢爲總兵官。崇德元年，封智順王。順治六年，改封平南王；率所部兵從大兵下廣東，因駐廣州凡二十餘年，頗能戢兵御衆，奉職維謹。子之信，素桀驁，動違禮法。可喜初遣入侍，繼慮其觸冒法網，奏請還鎮。乃之信暴橫日甚，招納奸宄，布爲爪牙，罔利恣行，官民怨讟。性嗜酒，醉輒殺人；常於其父前持刃相擬，所爲益不法。至是，可喜引年乞骸骨，疏言：臣自奉命鎮粵以來，家口日蕃；順治十二年曾具疏請解兵柄，部臣以地方未寧，俟後議。方今四海昇平，臣年已七十，精力就衰，正退耕隴畝之日；伏念太宗皇帝時曾賜臣以遼東海州及清陽堡等處地，今乞准臣仍歸遼東，安插故土，以資養贍。計帶兩佐領甲兵及老穉閒丁約二萬四千有奇，沿途夫船口糧，請並議撥給。疏入，上嘉其意，報曰：王自航海歸誠，克殲忠藪，行間戮力，平定地方。效力累朝，功績茂著；綏戢東粵，鎮守巖疆，宣

勞歲久。覽奏年已七十，欲歸遼東耕種；情詞懇切，具見恭謹、能知大體，朕心深爲嘉悅！今廣東已經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遷移安插？戶、兵二部會同確議以聞。部議：東粵旣寧，應如可喜請，於十五佐領內止以兩佐領官兵家口遷居遼東。但尙之信統兵留鎮，父子睽違；且藩下將士皆昔與王共甘苦，兩地離析，亦非所宜：全撤之便。疏下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與部臣同，詔從之。兵部因言：平南藩下綠旗官兵計六千有餘，應仍留廣州，令廣東提督臣統轄。其一切夫馬舟楫，俟開具人口馬匹確數及就道有期，卽遣官撥給。報可。

七月庚午，吳三桂疏請撤兵。三桂山海衛人；父襄，爲明督理京營總兵。三桂以父廕爲邊將，歷封平西伯，鎮山海關。流賊陷京城，三桂按兵不動；襄降賊，以書招之，三桂行至寶邸，聞賊據其愛妾，輒忿恨，旋山海關，密請我師；時和碩睿親王多爾袞西伐，師次翁後，三桂迎降；命封爲平西王，隨大兵入關，追勦流賊。順治五年，同將軍李國翰等至漢中，駐鎮其地。及全蜀旣定，隨大兵平雲南，尋進緬甸；叙功封平西親王，遂留鎮滇。後奏請文武官弁乞自選置，旣得請，益驕蹇縱恣，陵轢命吏，輒布其所私贍於要地；不爲用者，必阨之去。詔府第、起園囿，僭侈無等；括明黔國公沐民莊田，悉爲已有。誑稱水西土司反叛，請攻滅之；陽居拓地之功而陰擅其利。諸水陸衝要，徧置私人榷斂市貨，因潛購硝黃諸禁物。又詘稱蒙古侵中甸邊境，要挾軍需，以示額餉必

不可減。且日練士卒、利器械，陰蓄異志。其舊部將則陝西提督王輔臣、貴州提督李本深、四川總兵吳之茂、雲南總兵馬寶等時賚給之，倚爲心腹。及可喜乞歸奏允，三桂不自安，乃具疏請撤。上仍以溫旨答之曰：「王自歸誠以來，克殲精忠，戮力行間，功績茂著；鎮守巖疆，宣勞歲久。覽奏請撤兵安插，恭謹可嘉！今雲南已經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遷移安插？戶、兵二部確議以聞。部議：三桂及所部五十三佐領官兵家口，應俱遷移。疏下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一議：吳三桂鎮守巖疆，宣勞歲久；戮力行間，平定雲南。今三桂既奏請撤兵安插，應將三桂並所屬官兵家口俱行遷移。至於雲南有土司、苗蠻雜居，且控禦西陲，尤屬要地，宜遣滿洲官兵四千鎮守；俟駐防官兵到日，三桂啓行。一議：三桂鎮守雲南以來，地方寧謐；若令三桂遷移，必須遣兵鎮守；兵馬往來驛遞，人民定致苦累。且土司、苗蠻雜居其地，若撥滿洲官兵四千鎮守則力薄，多遣則京城兵力又減。應不必今滿洲兵丁駐防，仍令三桂鎮守雲南爲便。奉旨：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同確議，畫一具奏。諸王以下所見不一，仍兩議上。一議：往以雲南地方未定，故令各省協濟兵餉，使吳三桂等鎮守；今地方底定，仍令各省協濟，使其鎮守，非永久之計。三桂久鎮巖疆，戮力行間勞苦，又具題請撤安插，應將三桂並所屬官兵家口均行遷移。若遣滿兵永行駐劄，路遠人衆，難以遣發；若不遣兵，三桂遷移之時，恐盜賊竊起。應暫遣兵戍守，俟戍守官兵到日，三桂啓行。一議：吳三桂久

鎮雲南，地方寧謐；令若將三桂遷移，不得不遣兵戍守。雲南有土司、苗蠻雜居，若少遣兵則力薄，多遣則京城兵減。且戍兵往來暨三桂遷移，沿途驛遞人民並皆苦累；又戍守之兵係暫時屯駐，騷擾地方，殆未可定。相應仍令三桂鎮守雲南可也。奉旨：吳三桂請撤安插，所奏情詞懇切，著率領所屬官兵家口俱行搬移前來。其滿洲官兵，不必遣發；該藩起行，如有用滿洲之處，該藩奏請時再行遣發。於是兵部言：三桂所屬綠旗援勦左、右、前、後四鎮官兵萬二千人，應仍留武定、曲靖、楚雄等府，令督、提臣統轄。報可。

丙子，耿精忠疏請撤兵。精忠祖仲明，遼東人，明時爲登州參將；天聰二年，航海來歸。崇德元年，封懷順王。順治六年，改封靖南王；偕尙可喜隨大兵下廣東，道卒。子繼茂，襲封，駐廣州；後移駐福建。康熙十年，繼茂卒，精忠襲封王爵；輒縱其下爲奸利，奪農商之業，潛引海外私販，肆行無忌，大爲閩人害；又廣集不軌之徒，轉相煽惑。及聞可喜奏允，亦不得已疏請撤兵。得旨：王祖、父以來，世殫忠盡，戮力行間，勞績茂著；及王襲封鎮守，勞在巖疆。覽奏請撤安插，恭謹可嘉！今福建已經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遷移安插？戶、兵二部確議以聞。部議：精忠及標下十五佐領官兵家口，悉應遷移；復下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與部臣同。詔從之。兵部又言：精忠所屬綠旗官兵七千餘人，俱令福建督、提臣統轄。報可。

臣謹按：三桂等之初歸也，或以私心被禍，勢急無聊；或以海島孤窮，志切攀附。我國家廣示招徠，曲加撫納；以羈旅異姓之臣，授以顯爵；示用人之無方，俾領其衆，以屬戎行。雖有微勞，凡啓疆闢土，實惟我熊熊不二心之臣，統率禁旅，以徂征於四方；宣猶建績，彼實無預。屬邊陲甫靖，使各留鎮撫其地。自分鎮以後，志漸盈滿，罔利漁民；我皇上遠覽前史，深鏡歷代藩鎮之害，念若屬久握兵柄、分駐巖疆，殊爲未便。因其先後乞還，遂賜俞允。惟時廷議紛出，我皇上不徇目前姑息之計，收藩臣偏重之權，聖謨宏遠矣。

八月壬子，命禮部侍郎哲勒肯等赴雲南、戶部尙書梁清標等赴廣東、吏部侍郎陳一炳等赴福建。

先是，上諭兵部：邇因四方底定，三藩各具疏請撤，已允所請；地方應行事務及兵馬機宜必籌畫周詳，乃爲善後之策，應各遣大臣前往會同該藩及總督、巡撫、提督商榷，作何布置官兵防守地方並料理該藩等起行？應遣官員，列名具奏。兵部尋具諸大臣名以請，於是命哲勒肯等各齎敕以行。御書賜吳三桂敕曰：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式賴師武臣力；及海宇寧謐，必振旅班師、休息士卒，俾封疆重臣優游頤養，賞延奕世、寵固河山，甚盛典也。王夙篤忠貞，克攄猷略；宣勞戮力，鎮守巖疆；釋朕南顧之憂，厥功懋焉。但念王年齒已高，師徒暴露，久駐遐荒，眷懷良切。近以地方底定，允王所請，搬移安插。茲特遣禮部侍郎哲勒肯等前往宣諭朕意，王其率所屬官兵趣裝北來，慰朕眷注。

；庶幾旦夕觀止，君臣偕樂，永保無疆之休。至一應安插事宜，已勅所司飭庀周詳。王到日，卽有寧字，無以爲念！欽哉。賜尙可喜、耿精忠敕略同。

九月丁卯朔，命陝西總督鄂善總督雲南軍務、寧夏總兵官桑額提督雲南軍務。先是，上諭吏、兵二部：雲南遠疆，該藩官兵旣撤，控制須人；當特設總督一員、添設提督一員，責成專管，可速議以聞。議上，故有是命。鄂善等未抵任，後因三桂反，道梗不得前；改桑額爲湖廣提督，鄂善暫留湖廣軍前。

命豫給三藩官兵俸餉。先是，上諭戶部：三藩旣撤，其官兵家口安插地方並所需房屋、田土等項，俱應預期料理；務令到日卽有寧居，以副朕體恤之意。至是，又允戶部議：三藩官兵家口起行之前，預給俸餉六月；其沿途夫船、芻粟之屬，仍俟報明撥給。

十一月丙戌，吳三桂反，殺雲南巡撫朱國治。三桂素蓄異志，陽請撤兵；旣報可，與其黨日夜謀益急，踪跡甚秘，數遷行期。哲勒肯等旣至，趣之上道；三桂慮謀久事泄，遂於是月二十一日勒兵反，執國治殺之，哲勒肯等被留。先是，兵部郎中黨務禮、戶部員外郎薩穆哈及戶部郎中席蘭泰、兵部主事辛珠同至貴州，爲三桂夫船芻糗備；及三桂反，黨務禮等聞之，遂馳出貴陽，赴京上變。

李本深以貴州叛從賊，雲貴總督甘文焜自殺。三桂旣反，僞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甲寅爲周王元年；貴州提督李本深叛，應之。主事辛珠不及行，與筆帖式薩

爾圖俱不屈死。文焜聞變，倉猝出貴陽，將十餘騎自隨，日行數驛；十二月初八日至鎮遠府，鎮遠縣守將已應賊，率兵圍之。文焜度不免，手刃其子，遂自刎；筆帖式雅圖華善亦自殺。先是，文焜與貴州巡撫曹申吉以三桂反及本深從逆狀，手書密報川湖總督蔡毓榮。毓榮調沅州總兵官崔世榮等疾赴貴州守禦，令彝陵總兵官徐治都、永州總兵官李芝蘭各率兵馳進；更慮楚省兵單，復檄南汝總兵官周邦寧赴楚應援。及文焜死，申吉降於賊；賊兵遂逼鎮遠，漸入楚境。毓榮尋具以狀聞。

十二月，郎中李中、黨務禮等還自貴州，命議政王、貝勒、大臣議出師。會議：撥前鋒參領、前鋒侍衛、前鋒兵各一半；每旗護軍參領五員、護軍校尉參領九員，每參領護軍校各一員、每佐領護軍七名；滿洲、蒙古每旗驍騎參領一員，每參領署參領一員、散官二員、驍騎校一員，每佐領撥什庫二名及兵共十名；漢軍每旗參領一員，每參領署參領一員、散官驍林校各一員，每佐領撥什庫一名及兵共五名。議入，允行。

臣謹按：成周之法，伍兩卒旅之衆，寓於比閭族黨之間；爲之長者，則爲之帥。閒暇不忘講武；一旦有事，即可從戎。後世惟唐之府兵，得其遺意。我朝禁旅萃於八旗，適符古法；兵皆天子之親軍，而將皆腹心股肱爪牙。訓習有素，部勒嚴明。無事則兵歸於伍、將歸於朝；有發則將皆夙儲、兵已素練，無簡稽召募之勞。故三桂反書朝聞，而調遣夕辦。民方苦於塗炭，望若雲霓；而我師之馳驅，捷於風雨。賊欲掩我之不備，我則疾出其不意以制之。詩曰：王旅暉暉，如飛